

外籍配偶的公民權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先將鳥瞰公民權研究的文獻，接著考察國籍及公民權的取得方式，特別是相關國際規約的討論，再來檢視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裔的公民權、以色列的『公民權暨以色列入境暫行條例』、以及中國配偶來台灣取得身份的國家安全問題，最後以愛情與愛國的糾葛做結語。

關鍵詞：公民權研究、外籍配偶、公民權、國家安全

But a state is composite, and, like any other whole, made up of many parts; — these are the citizens, who compose it.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we must begin by asking, Who is the citizen,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For here again there may be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He who is a citizen in a democracy will often not be a citizen in an oligarchy.

Aristotle (1885, Book 3)

O fatherland, what a price I must pay, for thee!

Aida (Verdi, n.d.: Act 3)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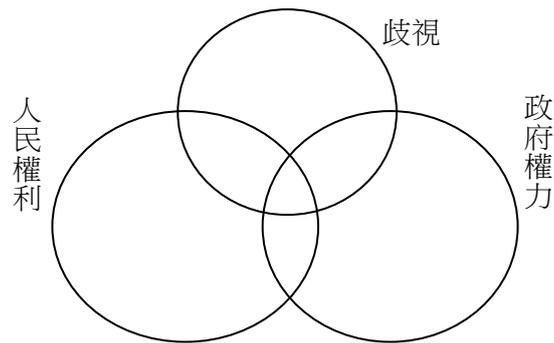
遷徙／移民¹ (migration) 似乎是人類的天性，透過遷徙，人類的足跡擴及世界各地，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不管是以個人、家庭、或是更大的群體，遷徙不外分為自願、或是非志願兩種；影響遷徙的因素，一般分為推力 (push)、以及拉力 (pull)，前者包括戰亂、迫害、貧窮等等，後者則包括民主自由、土地取得、或是較好的就業及教育機會等等 (Wikipedia, 2015a)。如果以遷徙的型態來看，比較常見的是勞動 (經濟)、難民 (人道)、以及婚姻 (家庭團圓²) (Beine, et al., 2015: 13)。根據世界銀行在 2013 年的估計，世界上的移民有 215,800,000 人，佔了總人口的 3.2% (Wikipedia, 2015b)。在國際流動日益頻繁下，國家成員與領土界線很難完全重疊。

跨國移民／遷徙分為本國人 (native) 的外移 (emigration)、以及外國人 (alien) 的移入 (immigration) 兩種，因此，移民／遷徙者 (廣義的 migrant) 也分為移出者 (emigrant, outmigrant)、以及移入者 (immigrant, 狹義的 migrant)。移出者可以算是來源國 (country of origin, source country, home state) 的僑民，往往可以保有來源國的「國籍」 (nationality, 也就是國民 [national] 的身分); 相對地，端賴標的國 (destination, receiving country)

¹ 漢字「移民」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詞。

² 更廣義的是依親，包含婚生小孩、或是其他親人的入境。

的法規，移入者未必都可以自動取得「公民權」(citizenship) (Fitzgerald, 2006: 90)，譬如移民勞工(migrant worker³)、或是外籍配偶(alien spouse，簡稱為「外配⁴」)。這時候，就會出現人權保障的關懷，特別是因為身分不同所享有不同的權利，難免會有是否構成歧視的質疑，包括歸化的方式、或是公民權的差異。我們這裡所要探討的，是由跨國婚姻(transnational marriage)引入的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nt)，衍生相關外籍配偶公民權取得(acquisition of citizenship, enfranchisement)、以及享有多少公民權利(citizenship rights, rights to citizen)的課題；基本上，這是政府權力(或是國家利益/國家安全)與人民權利(或自由)的交集，看看到底外配的歸化(naturalization)方式是否構成歧視⁵(圖一)。



圖一：外籍配偶歸化的概念架構

在這裡，我們先將鳥瞰公民權研究的文獻，接著考察國籍及公民權的取得方式，特別是相關國際規約的討論，再來檢視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裔的公民權、以色列的『公民權暨以色列入境暫行條例』、以及中國配偶來台灣取得身份的國家安全問題，最後以愛情與愛國的糾葛做結語。

³ 或稱為 guest worker (客工)、foreign worker (外籍勞工)。其實，就廣義而言，移民勞工分為國內、以及國外兩類，前者包括由鄉下、或是部落到都會區工作者。

⁴ 在這裡，「外配」並無「排外」(exclusion)的弦外之音。

⁵ 參見 Lapidoth 與 Friesel (2010: 461)，只不過，他們的用字是「國家權利」(the right of a state)。

貳、公民權的研究

有關於「公民權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的文獻，傳統的研究重點是在政治共同體之下，作為成員所應該享有的權利、以及應該盡的義務，這是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課題。然而，對於國家來說，公民權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主要的功能是用「對內納入」（internally inclusive）、以及「對外排除」（externally exclusive），用來區隔內外成員之別；換句話說，富國一方面對外以國界來阻擋窮國移民進入，同時又使用歸化政策來區隔公民跟外國住民、以提供不同的待遇（Howard, 2006: 444）。因此，這不是純粹的國內政治、或是政治哲學課題，已經涉及國際政治、或是國籍法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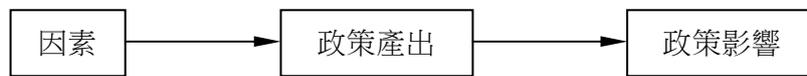
就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公民權的取得是線性的，由基本民權、政治權、到社會權，換句話說，社會權是終極的目標，做為公民才可以充分享有，並非一蹴可及。然而，在當前的西方民主國家，社會權的享受往往可以跳過政治權，讓非公民可以享有一些起碼的社會權，譬如教育、健保、或是社福；甚至於，一些西歐國家也開始允許非公民參與地方政治⁶，打破傳統上公民資格與權利的連結。儘管如此，大部分的國家還是嚴格限制非公民享有十足的社會權，而且所有國家都限制他們參與全國性政治；事實上，公民身分也決定是否可以進入公家機構，更不用說期待他們能學習當地語言、效忠國家、以及被國人接受（Howard, 2006: 445-46）。換句話說，權利享有的順序是基本民權、社會權、到政治權，而由「外籍住民」（denizen, resident foreigner, resident migrant）到正式歸化為公民，最大的差別在於有無十足的政治權。

就公共政策的研究⁷來看，一般是把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當作應變數，想辦法去找出可以解釋政策的各種因素，也就是獨立變數；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可以把政策本身當作獨立變數，再來考察政策的可能影響

⁶ 北歐國家是先驅。有關於荷蘭、以及比利時的探討，見 Jacobs（1998, 1999）。

⁷ 或稱為「比較公共政策」（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見 Harty（2010: 2）。

(policy outcome) (Beine, et al.: 2015: 3-4) (圖二)。就政策產出本身而言，公民權政策主要有三個層面：是否接受屬地主義⁸ (*jus sanguinis*)、歸化之前所需要的最低居留時間、以及是否允許申請歸化者保有原來的國籍（也就是接受移入者的雙重國籍）；如果以這三個指標來看，歐盟國家在過去二十年來的歸化政策，除了奧地利、西班牙、丹麥、希臘、以及義大利，逐漸有自由化的走向 (Howard, 2006: 446-48)。



圖二：政策的過程

同樣地，根據 Joppke (2008: 130-31) 的觀察，自從 1990 年代末期以來，歐盟國家的公民權政策有所謂的「自由化聚合」(convergent liberalization) 走向：採取條件式屬地主義，讓第二、三代移民取得公民身分；降低歸化的居住年限，比較不重視文化同化作為要件，同時限制相關單位的行政裁量權；及傾向於接受公民的雙重國籍，特別是在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 於 1997 年通過『歐洲國籍規約』 (*European Nationality Convention*) 之後，各國多半從善如流、改弦更張。整體來看，這就是「去族群化」(de-ethnicization) 的傾向，不再計較申請歸化者的文化相似度 (p. 132)。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的公民權政策卻又有「緊縮的走向」(restrictive turn)，連傳統上比較開放的英國、以及法國都在公民法加上限制性條款：出生於領土不再被視為取得公民權的充分條件，還要求父母的居留年限；擔心新移民的結婚對象偏好來源國、進而可能產生自我隔離跟邊陲化的社群，婚姻移民不再是可以快速取得的特權；由於擔心多元移

⁸ 在國際法庭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於 1955 年做出 *Liechtenstein v. Guatemala* 判例 (又稱為 *Nottebohm Case*)，強調個人與國家的「真正連結 (genuine link)」，促成歐洲國家紛紛以屬地主義來補傳統屬人主義 (*jus soli*) 之不足 (Joppke, 2008: 134-35)。相關的判例包括 *Abdulaziz, Cabales and Balkandali v. the United Kingdom* (1985)、以及 *Biao v. Denmark* (2014)。

民社會的日益離心走向，將公民權與認同、公民能力、以及公共秩序的關注結合在一起⁹；歡迎移民出去的同胞恢復國籍，亦即所謂的「再族群化¹⁰」（re-ethnicization），無形中排擠新移民歸化的空間（Joppke, 2008: 133-58; Harty, 2010: 3）。

Howard (2006: 447-48) 以兩個歷史因素來解釋公民政策的起始點(1980年代)究竟是限制、普通、還是開放，包括是否為前殖民國、以及是否為老牌民主國家，發現兩個條件都符合的國家最開放(英國、法國、比利時)，相對地，兩個條件都不符的最保守(奧地利、丹麥、芬蘭、盧森堡、義大利、瑞典、愛爾蘭)。接下來，在國家特色之外，我們又要如何來解釋政策的變遷(開放、緊縮)、或是持續不變呢？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文獻，除了個案研究，也有跨國、或是時間系列的比較，有質化、也有量化的探討，只不過，就是缺乏合成的努力。Howard (2006: 449) 將諸多因素簡化為外部、以及內部兩大類¹¹；另外，Bauböck (2001: 5) 嘗試觀察國家如何周旋於社會、以及國外的力量¹²。而 Joppke (2008: 130, 132-33) 將公民政策的理論分為三種¹³：(一)文化決定論主張國家的民族性決定是否排拒移民，因此，政策不會有多大改變；(二)後民族理論則認為人權保障超越公民權，因此，公民權不是很重要；(三)選舉政治說以為政黨會根據在政治動員上的需要，決定什麼是當下最好的選擇。

⁹ 特別是強化語言、以及符合整合的要求，包括強迫付費參加公民整合課程、公民測驗、或是宣誓效忠（Joppke, 2008: 138-39; Harty, 2010: 2）。換句話說，不再視歸化為整合的工具，而是將歸化作為整合的最後階段（Joppke, 2008: 143）。

¹⁰ Harty (2010: 2) 稱為「再民族化」（re-nationalization）。

¹¹ 前者主要是指國際體系的大環境，包括全球化、經濟合作、後民族的人權關懷；後者包含國內因素（利益團體、司法判例）、結構因素（經濟成長率、失業率、移民人口）、文化因素（排外主義、敵視移民、對歐盟整合的不滿）、政治制度（憲政體制、選舉制度、分配國會席次的門檻）、以及政治動態（政黨的意識形態、政治動員）。另外，請參考 Beine 等人（2015: 3-4）。

¹² Espinoza (2013: 2-3) 提出中間層級（meso-level, middle-range）的分析架構，主張在跨國影響、以及本國傳統之間，另外以內部的承諾來整合。

¹³ Harty (2010: 4) 也有類似的三種模型。

相較於 Weil (2001: 34) 斬釘截鐵指出民族認同跟政策沒有關係，Harty (2010) 則將解釋政策的變數歸納為權力、利益、或是理念，特別是對於安全的擔憂 (pp. 11-12)。我們認為 (施正鋒：2015: 242-43)，不管是權力／、利益、或是國際規範的約束，都是經過認同所建構的過濾網，特別是民族認同 (施正鋒：2009: 213-46)。

參、國籍／公民權的取得

所謂的國籍是指國家的公民權，代表個人與權利的連結 (Oppenheim, 1948: 588)。國籍的取得主要是透過出生，其次是歸化、回復、被征服、或是因為領土被割讓而轉移 (pp. 593-98)。大體而言，出生取得國籍的方式不外屬人、或是屬地。所謂的歸化是將外國人變成公民，至於歸化的條件，那是歸化國的裁量權 (Oppenheim, 1948: 601)；根據『國籍法公約』 (*Conven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Law, 1930*) 開宗明義指出：各國根據自己的法律決定誰是國民¹⁴。

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面對生育率降低、人口老化、以及勞動力減少的課題，只好透過移民的引入來填補人口的嚴重不足，這時候，歸化政策必須配合移民政策：一方面，為了避免移民給社會帶來負面的效應，政府會限制、或是阻擋可能造成國家安全威脅者取得公民權，同時也要想辦法整合這些新近加入的成員、提高他們的認同感跟忠誠度；另一方面，標的國又必須確保賦予公民權的過程沒有歧視，尤其是針對特定的種族、或是族群 (Joppke, 2008: 128-29)。

根據國際法的慣例，移民、以及國籍的規定是國家主權的表徵，外人無置喙的餘地，尤其是攸關國家安全之際，除非是不准本國國民歸國、或是涉及難民收受 (Lapidoth & Friesel, 2010: 466-67)。Oppenheim (1948: 502)

¹⁴ Article 1: It is for each State to determine under its own law who are its nationals. This law shall be recognised by other States in so far as it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custom, and the principles of law generally recognised with regard to nationality.

特別指出，歸化者未必可以享有跟出生公民一樣的權利。譬如美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7*）規定，只有出生在美國的公民才可以參選總統（Art. 2.1）。又如緬甸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2008*）規定（Art. 59.f），下列各種人不得參選總統：本人、父母之一、配偶、子女之一或是其配偶為外國人者。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國際法未有任何有關家庭成員團圓權利、或是婚姻移民權利保障的規約，因此，各國的相關法規還是主要的依據，而且是按照各國的特別需要來做規定（Lapidoth & Friesel, 2010: 457, 467）。那麼，如果一個國家對於某些國家的成員歸化有優惠、或是對於某些國家的成員有限制，是否就構成相當程度的差別待遇？是否可以允許這樣的差別待遇？或者是說，在何種情況之下，差別待遇是合理的？更具體而言，是否可以針對不同國籍採取不同的歸化措施？（圖三）

		外籍配偶是否為特定國籍	
		是	是
為特定族群 本國人是否	是	○	○
	否	?	×

圖三：是否構成差別待遇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第15條，「人人有權享有國籍」，不過，重點在於「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的權利」；同樣地，『世界人權宣言』第13條規定每個人可以進出自己的國家，並未規定其他國家一定要接受，除非是政治迫害（第14條）。由於國際法並沒有規範國家必須提供國籍給任何人，特別是無國籍者，『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並未加以規範，因此被Gerald-René稱為「不確定的人權」（*dubious human right*）（Thiele, 1999: 8）。

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第1條第1款：

「本公約稱『種族歧視』者，謂基於種族、膚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種的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權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認、享受或行使¹⁵。」然而，該規約第1條第3款規定：「本公約不得解釋為對締約國對於國籍、公民身分或歸化之法律規定有任何影響，但以此種規定不歧視任一籍民為限。¹⁶」換句話說，公民與公民原本就有不同的待遇，而且國籍及歸化的條件端賴各國的法規。

只不過，依據第5條：「締約國依本公約第二條所規定的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民族或人種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權利¹⁷」，其中包括「享有國籍的權利」（right to nationality）（Art. 5.d.iii）。然而，該公約第1條第2款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締約國對公民與非公民間所作的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¹⁸。」那麼，針對敵國國民（enemy national）／敵國外籍人士（enemy alien）入境、歸化、或權利所做的限制，是否違反本公約，並沒有規範得那麼清楚（Kagan, 2007: 287; Cole, 2002; Knop, 2008）。

根據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的『歐洲國籍規約』（*European Nationality Convention, 1997*），結婚或是離婚不應該影響配偶的國籍（Art.

¹⁵ 原文為：In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racial discrimination" shall mean any distinction, exclusion, restriction or preference based on race, colour, descent, or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which has the purpose or effect of nullifying or impairing the recognition, enjoyment or exercise, on an equal footing,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or any other field of public life.

¹⁶ 原文為：Nothing in this Conven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affecting in any way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States Parties concerning nationality, citizenship or naturalization, provided that such provisions do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particular nationality.

¹⁷ 原文為：In compli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obliga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 2 of this Convention, States Parties undertake to prohibit and to eliminate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ll its forms and to guarantee the right of everyone, without distinction as to race, colour, or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to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notably in the enjoyment of the following rights:

¹⁸ 原文為：This Convention shall not apply to distinctions, exclusions, restrictions or preferences made by a State Party to this Convention between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4.d)。然而，該規約又規定，國籍的法規不應該有性別、宗教、種族、膚色、國籍、或是族群的歧視（Art. 5.1）。我們知道，光結婚並不保證自動取得配偶的國籍，各國有一定的行政程序、或是要求，特別是擔心濫用結婚作為取得公民權的工具，也就是假結婚¹⁹。也就是說，在權衡個人家庭生活的權利（right to family life）、以及國家利益之下，各國政府會考量配偶歸化的條件，包括結婚多久、是否住在同一個國家、共同生活、以及財務情況等等，特別是出於對於人身安全保護的關懷，想要防止人口販運（Shevtsova, 2013: 12, 24）。根據 Pilgram (n.d.) 的研究，在歐洲理事會的 47 個會員國當中，有 18 個國家不願意簽署、或是核准『歐洲國籍規約』，癥結在於對於反歧視條款的保留（Pilgram, n.d.; 2011: 15）。

以歐盟國家為例，對於來自非歐盟國家的配偶歸化，基於種種所謂的「安全議題」（security issues）考量，各國政府多少會有語言考試（奧地利、盧森堡）、國家認識考試（丹麥、希臘）、延長居留要求（義大利、法國）、證明是否對於社區有所有效的聯繫（葡萄牙）、或是提高基本收入門檻（德國），難免會被解釋為是否刻意刁難，特別是來自貧窮、或是非歐洲國家（Shevtsova, 2013: 12）。以義大利為例，來自烏克蘭或是俄羅斯的男性移民，往往比來自阿爾巴尼亞或是羅馬尼亞者容易獲得歸化；相對地，來自烏克蘭的年輕女性比較會被懷疑是人口買賣的受害者，而年長的烏克蘭或菲律賓籍女性申請當保母或是廚師則比較容易被接受，由此可見多少有國籍、以及性別上的刻板印象（Shevtsova, 2013: 8）。

荷蘭歸化措施最為人權組織詬病的，是外國人依親必須先到本國的荷蘭領事館接受線上公民測驗，除了報名費（350 歐元）、以及課程學費太高（一門要 64 歐元、可能還要加上講師費），一些國家的申請者竟然可以免除考試，包括歐盟成員、挪威、冰島、瑞士、澳洲、日本、加拿大、紐西蘭、南韓、以及美國，而蘇利南公民只要證明具有荷語基本教育即可。根

¹⁹ 稱為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以義大利為例，7-8%的異國通婚是超過 60 歲的本國人與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年輕女性，在先生往生後，繼承養老金（reversionary pension）會是很大的財政負擔（Shevtsova, 2013: 37-38）。

據荷蘭政府的說法，他們的國會之所以會通過這樣的法律，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跟荷蘭有相近的社會及經濟背景，可以避免「不受歡迎及無限的」（undesirable and unlimited）移民給荷蘭帶來社會整合的問題（Expatica, 2008）。

葡萄牙的移民政策一向採取互惠式優惠待遇，也就是如果簽訂相關協定，就可以投桃報李。首先在 1971 年，葡萄牙跟巴西簽訂『平等權利義務規約²⁰』，兩國公民可以互通有無，享有準公民的身分²¹；在 1976 年的憲法擴充適用對象，允許具有歷史淵源的葡萄牙語（Lusophone）國家²² 移民享有地方性參政權；1982 年修憲擴及有互惠協定的國家；在『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 1985）之後，於 1992 年將對象擴及所有歐盟國家，另一方面則緊縮對於其他國家的移民開放；1996 年立法將參政權分為四種（Espinoza, 2013）。我們可以看出來，基本上是歡迎海外僑民（*retornados*）恢復公民權，尤其是在殖民地獨立之後陷入戰亂，因此，放寬的對象是白人²³；在 1980 年代，由於缺乏勞工，歡迎其他歐洲國家、以及葡萄牙語非洲國家²⁴；從 1990 年代末期起，移民主要來自東歐；目前的政策則是除了巴西，希望能舒緩其他國家移民的前來（Espinoza, 2013: 7-9）。基本上，葡萄牙語國家移民歸化的居留期，比其他國家短一年（Espinoza, 2013: 22）。

肆、愛沙尼亞俄羅斯裔的公民權

愛沙尼亞是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恢復獨立，當時境內有 60 萬俄羅斯人，佔總人口 156 萬的 39%²⁵，是在蘇聯佔領時期（1940-91）陸續移入，

²⁰ *Convention on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Portuguese and Brazilians*。

²¹ 除了最高層的行政職務（Espinoza, 2013: 7）。

²² 包括巴西、安哥拉、東帝汶、幾內亞比索、澳門、維德角、以及聖多美普林西比。

²³ 將近 50 萬人，儘管他們沒有踏足葡萄牙過（Espinoza, 2013: 8）。

²⁴ Portuguese-speaking African Countries (Países Africanos de Língua Oficial Portuguesa, PALOP)。加上葡萄牙及巴西，就是葡萄牙語國家共同體（Community of Portuguese Language Countries, Comunidade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CPLP）。

²⁵ 根據 1922 年人口普查，愛沙尼亞的俄羅斯裔只有 9 萬人，佔總人口 110 萬的 8%，愛沙

人為地將原本佔 88% 的愛沙尼亞裔人口硬生生地壓縮為 62% (Feldman, 2003: 558)。對於這些人是否可以自動取得愛沙尼亞的國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這些人士在蘇聯統治時期獲准前來，他們效忠的對象自然是現在的俄羅斯，因此，唯有透過歸化的方式，才能確保他們的忠誠度；如此一來，這些人將不可以參加全國性的選舉，而國家資源也不會浪費在俄羅斯語言文化上面。第二種看法則主張這些人已經在這裡住了 50 年以上，應該會自動產生對於愛沙尼亞的忠誠，更何況，他們當年是在蘇聯的國境遷徙，並沒有跨越國界，因此並非外國人 (Feldman, 2003: 558-59)。

由於愛沙尼亞原本是國際聯盟的成員，後來在 1940 年被蘇聯非法強制併吞，不被包括美國、及英國在內的西方民主國家承認，因此，這是「愛沙尼亞」(Republic of Estonia) 的復國 (restored)，而非傀儡政權「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Esto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的再生 (born again)；然而，西方國家既然承認蘇聯，自然應該也承認下轄愛沙尼亞加盟共和國 (constituent republic) 才對。最後，西方國家接受前者的說法，認為基於對於國家主權的尊重，在特殊的情況下，國家安全的考量可以優於人權保障²⁶ (Salulaid, n.d.; Feldman, 2003: 556, 559)。

目前，愛沙尼亞境內仍有 20 萬左右的住民沒有國籍、或是拿他國護照，他們享有跟公民一樣的社會福利，而取得永久居留權者可以參與地方選舉。除了當年的紅軍、以及其眷屬²⁷，俄裔可以申請歸化，然而，並非所有的俄裔願意歸化，包括等到滿 27 歲才去申請，以規避服兵役的義務；一般而言，歸化的理由包括為了小孩子著想、已經通曉愛沙尼亞語言比較容易

尼亞裔則有 97 萬人 (88%)；到了 1989 年的普查，俄裔高達 47 萬，佔總人口 157 萬的 30%；根據 2015 年的統計，俄裔仍有 33 萬人，佔總人口 131 萬的 25% (Wikipedia, 2015c)。

²⁶ 以色列提出「防衛式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 的概念，以獨特的安全處境來合理化限制移民及歸化的正當性 (Smooha, 2008: 10)。當然，也有人從所謂的「族群式民主」(ethnic democracy) 的角度著手，質疑這是否能稱為民主 (Smith, 1996; Järve, 2000)。

²⁷ 愛沙尼亞政府鼓勵他們回去俄羅斯，而芬蘭、瑞典、荷蘭、以及美國也提供幫忙 (Feldman, 2003: 560)。

考試過關、以及方便取得歐盟工作證，跟政府所擔心的忠誠有些差距（Feldman, 2003: 560）。

這裡就牽涉到愛沙尼亞政府的『愛沙尼亞社會整合國家計畫 2000-2007』（*State Programme: Integration in Estonian Society 2000-2007*²⁸），是否構成對俄裔的歧視，以及是否違反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的『保障少數族群²⁹ 架構規約』（*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5*）。關鍵在於該規約所保護的對象是「國民」當中的「少數族群」，既然俄裔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自然不能享有十足的公民權利。而該規約所伴隨的『解釋性報告』（*Explanatory Report*）也特別說明，由於無法取得成員國的共識，規約並未提供所謂少數族群的定義（para. 12），因此，大家同意接受各國公民權相關法律的規定，也就是相信各國可以因地制宜（Feldman, 2003: 561; Thiele, 1999: 5）。

另外，儘管聯合國在 1992 年通過『保護少數族群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Minorities*），然而，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OHCHR: 2010）所提供的指導方針，引用特別調查員 Francesco Capotorti 在 1977 年為防止歧視暨保障少數族群小組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針對『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第 27 條有關於少數族群權利³⁰ 所提出來的報告，所謂的少數族群必須是屬於該國的「國民」³¹。

²⁸ 新版見 *Estonian Integration Strategy 2008-2013*。

²⁹ 所謂的「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是東歐的用法，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熟悉的「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

³⁰ 該條文內容如下：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exist, persons belonging to such minoritie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in community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roup, to enjoy thei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se their own religion, or to use their own language.

³¹ 原文是：A group numerically inferior to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of a State, in a non-dominant position, whose members—being nationals of the State—possess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differing from those of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and show, if only implicitly, a sense of solidarity, directed towards preserving their culture,

其實，『愛沙尼亞社會整合國家計畫 2000-2007』的目標包括語言、法律政治、以及社會經濟三個層面，也就是在包容文化多元、保障少數族群文化權的前提下，將愛沙尼亞語作為共同的民族核心，來促成社會的和諧，以達成愛沙尼亞的文化發展，特別是鼓勵俄裔學習愛沙尼亞話來取得公民權。歐盟³²（特別是北歐）國家支持愛沙尼亞的整合政策，她們的基本假設是國家安全建立在少數族群的整合，特別是語言及文化層面，以降低其他國家認同的發展、防止對於愛沙尼亞這國家的威脅、避免危及整個歐洲的安全，也就是將族群整合、國家安全、以及國際安全結合在一起（Feldman,

traditions, religion or language. (OHCHR, 2010: 2)。不過，Eide (1993: para. 29) 認為只要是住民就是屬於少數族群：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 minority is any group of persons resident within a sovereign State which constitutes less than half the popula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and whose members sh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nature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另外，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Human Rights Committee, 1994: para. 5.1) 在『第 23 號一般性評議』也表示，第 27 條所要保護的對象未必是具有公民身分，只不過，並不適用於並需具備公民身分者，特別是第 25 條所保護的公民政治權 (The terms used in article 27 indicate that the persons designed to be protected are those who belong to a group and who share in common a culture, a religion and/or a language. Those term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individuals designed to be protected need not be citizens of the State party. In this regard, the obligations deriving from article 2.1 are also relevant, since a State party is required under that article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s protected under the Covenant are available to all individuals within its territory and subject to its jurisdiction, except rights which are expressly made to apply to citizens, for example, political rights under article 25. A State party may not, therefore, restrict the rights under article 27 to its citizens alone.)。

³² 根據歐盟的部長理事會 (Council of Ministers) 在 1993 年所議決的『哥本哈根條款』 (Copenhagen Criteria)，想要加入歐盟的國家，必須尊重、及保護國內的少數族群，而執行委員會必須每年向部長理事會、以及歐洲議會提出各國進展的「定期報告」：Membership requires that the candidate country has achieved stability of institutions guaranteeing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human rights and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the existence of a functioning market economy as well as the capacity to cope with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market forces within the Union. Membership presupposes the candidate's ability to take on the obligations of membership including adherence to the aim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之所以會稱為『哥本哈根條款』，是因為這些條件是根據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 OSCE 的前身) 的『哥本哈根宣言』 (Document of the Copenhagen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Human Dimension of the CSCE, 1990) 而來。

2003: 555, 557, 564)。對於這種愛沙尼亞模式的多元文化社會，前丹麥總理 Poul Nyrue Rasmussen 認為足以作為歐洲國家的楷模 (Feldman, 2003: 562-63; Kuus, 2002; Lind, 2003)。

不過，不像歐盟國家認為愛沙尼亞政府有保護愛沙尼亞語言文化的憲法義務，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持續向該國施壓，希望能放寬語言、以及公民權的規定，特別是其少數族群高級專員辦公室 (High Commissioner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HCNM) 援引該組織在 1990 年通過的『哥本哈根條款』 (Copenhagen Criteria) 施加政治壓力，愛沙尼亞則回以『保障少數族群架構規約』適用的對象限於非愛沙尼亞裔公民³³ (Feldman, 2003: 564-66; Thiele, 1999: 5-6)。總之，Feldman (2003) 認為不能將愛沙尼亞的族群整合政策視為東歐排他性民族主義的表現。在 2004 年，愛沙尼亞獲准加入歐盟，表示該國的作為符合『哥本哈根條款』。

伍、『公民權暨以色列入境暫行條例』

在 2002 年 3 月 31 日，以色列海法的一家餐廳發生爆炸案，造成 14 人死亡、超過 40 人受傷，自殺炸彈的恐分子是娶了阿拉伯裔老婆而獲得以色列公民權，因此可以使用以色列身分證四處遊走。案發後，內政部立即凍結來自約旦河西岸³⁴ (West Bank)、以及加薩走廊 (Gaza Strip) 的婚姻移民，估計有上萬的人受到影響³⁵。次年，國會通過『公民權暨以色列入境暫行條例』 (Citizenship and Entry into Israel (Temporary Provision), 2003)，禁止授與來自西岸、以及加薩走廊的婚姻移民取得公民權、永久或暫時居

³³ 另外，愛沙尼亞認為歐洲理事會的『保障少數族群架構規約』，並非由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的『哥本哈根宣言』而來，兩者並無上下位階 (Feldman, 2003: 566)。

³⁴ 包括猶太山地 (Judea)、以及撒馬利亞 (Samaria) 兩地。

³⁵ 自從 1984 年，每年約有 14,000 名來自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以及約旦的巴勒斯坦人透過結婚方式取得以色列國籍，因此，在八年間，包括小孩在內，總共有 10 萬人循此途徑 (Nikfar, 2005: para. 17)。

留權³⁶，其小孩亦然。儘管該法並未禁止以色列公民嫁娶來自上述地區的巴勒斯坦人，這些夫妻勢必分隔兩地，再不然，就是本國人必須搬出去才能團圓，因此，實質上是禁止國人與境外的巴勒斯坦人通婚（Nikfar, 2005: para. 59）。

該法引起以色列內部激烈的討論，反對者認為已經違反『人性尊嚴暨自由基本法』（*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 1992*）、『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反歧視條款。Nikfar（2005: para. 45）特別指出，以色列人口 600 萬，其中有 100 萬是巴勒斯坦人，因此，該法的真正意圖是防止巴勒斯坦人口增加。

原本，暫行條例只限適用一年，國會到期後每年延期。由於飽受抨擊，以色列國會在 2005、2007 年兩度修法，一方面放寬年齡的限制，也就是排除超過 35 歲的男性外配、以及超過 25 歲的女性外配、小孩未滿 14 歲的永久居留權（license to reside）、以及小孩超過 14 歲的暫時居留權（permit to stay）的適用；然而，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針對特定地區或是人的指控，將適用的對象擴及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以及敘利亞。另外，由於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佔領區的德魯茲人（Druze）往往與住在敘利亞其他地區的族人通婚，基於人道理由，特別允許永久或是暫時居留；當然，開這扇小門，也被質疑是差別待遇³⁷。

³⁶ 短期（temporary）居留最常可以達 3 年，訪視（visitor）居留 3 個月，短暫（transitory）居留 3 天（Lapidoth & Friesel, 2010: 459）。

³⁷ 也就是為什麼阿拉伯裔公民、或是住在其他地區的德魯茲人，為什麼就不能同樣享有這項特權（Lapidoth & Friesel, 2010: 466）？只不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Art. 1.4）允許專為保護種族、少數族群、或是個人權利所採取的「特別措施」（Special measures take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ecuring adequate advancement of certain racial or ethnic groups or individuals requiring such protection as may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sure such groups or individuals equal enjoyment or exercise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shall not be deem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such measures do not, as a consequence, lead to the maintenance of separate rights for different racial groups and that they shall not be continued after the objectives for which they were taken

在 2006 年，最高法院以 6 比 5 宣布該法並未違憲(*Adalah v.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不過，首席大法官 Aharon Barak 親自撰寫反對意見，認為「強化安全的正當目標並不能合理化對於幾千名以色列公民的嚴重傷害」。人權團體 Adalah³⁸ 等不屈不撓，以侵犯家庭生活權、以及巴勒斯坦裔公民的平等權向最高法院請願；在 2012 年，最高法院駁回請願(6 比 5)，判定該法並未違反『人性尊嚴暨自由基本法』第 8 條³⁹，如果有的話，也是合乎比例原則，因為來自約旦河西岸、以及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是「敵國國民」(enemy national)。大法官 Asher Grunis 甚至於表示：「人權並非國家自殺的藥方」(Human rights are not a prescription for national suicide)。

對於該法的支持者來說，要不是有這項防禦性措施，可能巴勒斯坦新移民可能在十年內就會高達 20 萬人，如果繼續下去，在六十年後，猶太人就會淪為以色列的少數族群；相對地，反對者認為不成比例，因為儘管該法適用於所有的公民，然而，國內的巴勒斯坦裔公民比較有可能到約旦河西岸、或是加薩走廊尋找配偶，因此，恐怕終究會逼迫他們搬到這些地區去住(Wikipedia, 2015e)。因此，整體來看。不論是意圖、還是效果(purpose or effect)，已經構成歧視(Nikfar, 2005)。這項爭議後來鬧到聯合國的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兩度引起關注(CERD, 2007, 2012)。

陸、中國配偶來台取得身份的國家安全問題⁴⁰

一般所謂的「大陸配偶」，是指外籍配偶當中來自於所謂「大陸地區」者，也就是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嫁給「台灣地區人民」者，也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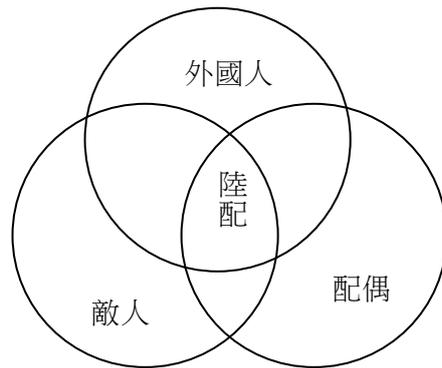
have been achieved.)。

³⁸ 英文名稱是 Legal Center for Arab Minority Rights in Israel (以色列阿拉伯少數族群權利法律中心)，見 Wikipedia (2015d)。

³⁹ 原文是 8. There shall be no violation of rights under this Basic Law except by a law befitting the values of the State of Israel, enacted for a proper purpose, and to an extent no greater than is required.

⁴⁰ 初稿引言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2013/5/9。

中國配偶。彼此雖然同文同種、語言相通，不過，由於中國是台灣唯一的敵國，陸配身分特殊，不能與其他外配相提並論（圖四）。至於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其實，就是公民權的取得、以及公民權利的享有。



圖四：中國配偶的身分

由於中國既非「外國」、也非「本國」，因此，一般外配的身分取得，是依據『國籍法』（2006）申請歸化，而陸配則是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2015）。目前，立院主張修法縮短陸配取得身分年限者，不外以公平考量、以及人道精神為由；同樣地，行政院提案也高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國際公約』的人權巨擘，特別是陸委會、海基會、以及內政部，不約而同以第25條反歧視作為修法的訴求。

環伺各國對於外籍人士的歸化以及相關入出境法規，在保障基本人權的起碼要求之外，多半會參酌國情，加上特別的規範；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戰爭型態丕變，站在保護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必須考量威脅國家安全的各種可能因素，連現有公民的權利都可能受到限制。換句話說，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並非無限上綱，還必須與國家安全取得適度的平衡。

具體而言，就目前國際的人權保障作為來看，最基本的關心是新移民的政治自由、正當程序、以及人身保障，至於參政權（包括投票權、以及被選舉權）、進出、以及居留權利，由此可見，並非是完全無條件的。因此，面對敵國挑釁的情況下，為了捍衛國家的主權，對於「敵國外籍人士」

(enemy alien) 是否構成潛在的威脅，必須有通盤而周延的考量。

我們知道，在兩次世界大戰進行之際，敵對雙方由於擔心木馬屠城，對於境內的外國裔公民有相當不人道的處置，包括驅逐出境（中東歐的日耳曼人）、或是集中管束（美加的日本裔）⁴¹。戰後，國際社會痛定思痛，不再允許有這樣的作為，也就是不能再有差別待遇。儘管如此，在特殊的情況下，由於忠誠的疑慮，由居留權到公民權的取得，還是有相當的限制。

在『兩岸條例』於 1990 年代立法之際，立法背景特別說明因為中共「為遂行一國兩制之陰謀，始終未放棄武力犯台之心態，復對我肆行統戰」，因此，在社會安定的考量下，對於陸配的身份取得有稍微比較嚴格的規定，符合憲法第 23 條「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的限制規範，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也是「不受無理限制」（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眾所周知，二十多年來，中國仍有千餘枚飛彈瞄準台灣；另外，中國近年來除了加緊製造台灣的經濟倚賴，更加緊文化統一的攻勢。表面上，台灣海峽的情勢似乎不再緊張，然而，中國從未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甚至於變本加厲，在 2005 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作為入侵台灣的依據。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年制定『兩岸條例』的調近不僅沒有改進、反而是更加嚴峻，加上共諜案件數攀升、軍情人員違規與陸配通婚時有所聞，防不勝防⁴²。因此，基於國家安全考量，本來應該更加緊縮陸配身份取得的條件，豈有放寬的道理？政府相關部門究竟是宋襄公般的自信、粉飾太平、還是居心叵測？

衡情論理，我們認為，陸配在取得居留權之後，立即可以享有全民健保等基本權利，只剩下比較敏感的參政權。由於陸配人數直追原住民族，在大選之際恐怕成為關鍵少數，有主張修正『兩岸條例』，增列投票權的限制，包括總統選舉、立委選舉、以及公投的投票。然而，政府則強調『公

⁴¹ 有關於一次大戰的作法，見（Caglioti, 2011），有關於美國與英國在二次大戰的作法，見 Kagan（2007: 273-80）。

⁴² 見附錄 1 有關於毛澤東的人口戰術。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的規範；事實上，『兩岸條例』原本就有被選舉、以及擔任公職的限制，現在，只不過是要求更周延，以免造成政治緊張、社會紛擾。

坦承而言，政府一向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國際公約』當作參考用，尤其是對於兩公約第一條自決權適用於原住民族，往往嗤之以鼻，卻為何卻一再援引來支持開放陸配身分？如此高度選擇適用，難道就不是差別待遇？

我們認為這是國家安全課題的考量，不是朝野政黨、或是統獨之爭。我們同意，包括陸配在內的所有外配，如果有任何不人道的作為，政府應該加以改善，尤其是親子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不是台灣的不友善，而是陸配娘家中國一再威脅台灣；同樣地，這跟中國的統治者是否為共產黨無關，也不是陸配個人舉止的問題，而是國家認同的難題。為何社會不僅對於來自其他國家的外配沒有國家安全、或是國家認同的質疑，反而對於這些可下田以幫忙的南洋姐妹心存感激？

Orgad (2008) 根據「危險性推定」(presumption of dangerousness) 原則，認為可以推定（而非認定）交戰國的國民具有安全上的威脅，除非可以使用個案方式加以排除，這種防衛性措施應該合乎比例原則。因此，如果雙方真的有愛，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如果雙方真的有愛，既然國家安全是「重大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又沒有其他「比較不具限制性的方式」(least restrictive means)，那麼，來自中國的配偶何妨多接受一兩年的審視 (scrutinize)，畢竟，這已經是經過權衡之後，相嚴密裁剪 (narrowly tailored) 的管制方式了。

柒、愛情與愛國⁴³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十九世紀匈牙利民族詩人裴多菲·山多爾 (Petőfi Sándor, 1823-94) 所說名言。

⁴³ 主要整理自 Orgad (2008: 88-95)。

其實，作為一位自由主義的革命家，他還有一句：「我是你的，我的祖國！都是你的，我的這心、這靈魂；假如我不愛你，我的祖國，我能愛哪一個人？」因此，對他來說，國家應該是高於個人的愛情。只不過，愛情往往是致命的武器，讓陷入情網中的戀人無法自拔。

老電影《霸王妖姬》（*Samson and Delilah*）演的是聖經〈民長紀⁴⁴〉（*Judges*）的故事，述說希伯來人大力士曾參如何受到敵國非利士人蛇蠍美女大莉拉所誘惑，洩漏自己的神力在哪裡的秘密。大莉拉嬌媚地逼問：「既然你心裡沒有我，又怎能說你愛我呢？你已經戲弄我三次了，都還不告訴我神力量從那而來！」曾參天天被煩，忍不住講出自己的弱點，最後被剃光頭髮、挖掉雙眼，關到迦薩的監獄推磨。結尾是他被當著猴子演把戲，終於拉倒宮殿的巨柱，跟觀賞的敵人同歸於盡。

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歌劇《阿提拉》（*Attila*）描寫匈奴王阿提拉侵略羅馬帝國，皇帝無力對抗，只好央求父親陣亡的歐達貝拉色誘敵王。歐達貝拉揭露酒中有毒，贏得阿提拉的歡心。在新婚之夜，暗殺密謀東窗事發，歐達貝拉用阿提拉當初賜給她的劍刺死夫君，一報血仇。威爾第的另一部歌劇《阿依達》（*Aida*）敘述衣索比亞戰敗，王室被擄到埃及的故事。衣索比亞國王獲悉埃及大將軍拉達梅斯（*Radamés*）愛上自己的女兒阿依達，便唆使女兒去刺探軍情；陷入忠於愛情以及效忠國家的兩難，阿依達終究選擇父親跟祖國。劇終，叛國的駙馬拉達梅斯被判活埋，阿依達潛入相擁而死，相當淒美。

這幾個浪漫的故事，往往被用來警惕男性不要中了美人計，其實，愛情也可以用來蠱惑女性。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劇作《亨利五世》（*Henry V*），描寫這位軍功輝煌的英王大敗法國之後，在法國王宮追如何求法王查理六的女兒凱薩琳。被捧為天使的公主問道：「我有可能會去愛法國的敵人嗎？」他花言巧語地說：「當然不可能，不過，如果你愛了我，就應該會愛法國的盟友。由於我太愛法國了，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村子，一定會全部納為己有；我愛，當法國是我的，我也就是你的，因此，

⁴⁴ 基督教譯為〈士師記〉。

你的就是法國的，而你就是我的。」這是政治婚姻，用意是搶奪法國王位的繼承權。可惜，儘管這位公主嬌羞地說，男人的舌頭充滿謊言，最後還是嫁給敵國。

上面所告訴我們的教訓，並非兩國交戰之際不可能有真正的愛情，而是愛情往往可以被拿來當滲透的工具。即使並非一開頭就具有間諜的身分，然而，一旦祖國在婚後提出要求，那麼，在忠於愛情、以及祖國之間，天人交戰，究竟要如何抉擇？大莉拉、歐達貝拉、或是阿依達有錯嗎？問題在於，她們都是來自敵國，而在戰爭期間，敵人什麼武器都可以運用，包括愛情、或是肉體。其實，如果以祖國的立場來看，她們應該是民族英雄才對，即使是愛情的叛徒。相對地，在荷馬（Homer）的史詩《伊利亞德》（*Iliad*）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誘拐邁錫尼王阿伽門農（Agamemnon）的弟媳海倫（Helen），兒女私情招致亡國，忠於愛情又如何？如果配偶的國家（台灣）是祖國（中國）的敵人，應該要效忠於哪一個國家？如果戰事爆發，祖國要求提供情報、甚至進行破壞，要怎麼辦才好？

附錄 1：毛澤東的人口戰術⁴⁵

Chairman Mao: The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t present is very pitiful. I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You know China is a very poor country. We don't have much. What we have in excess is women. (Laughter)

Dr. Kissinger: There are no quotas for those or tariffs.

Chairman Mao: So if you want them we can give a few of those to you, some tens of thousands. (Laughter)

Prime Minister Chou: Of course, on a voluntary basis.

Chairman Mao: Let them go to your place. They will create disasters. That way you can lessen our burdens. (Laughter)

Chairman Mao: Do you want our Chinese women? We can give you ten million. (Laughter, particularly among the women.)

Dr. Kissinger: The Chairman is improving his offer.

Chairman Mao: By doing so we can let them flood your country with disaster and therefore impair your interests. In our country we have too many women, and they have a way of doing things. They give birth to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 are too many. (Laughter)

Dr. Kissinger: It is such a novel proposition, we will have to study it.

Chairman Mao: You can set up a committee to study the issue. That is how your visit to China is settling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Laughter)

Dr. Kissinger: We will study utilization and allocation.

Chairman Mao: If we ask them to go I think they would be willing.

Prime Minister Chou: Not necessarily.

Chairman Mao: That's because of their feudal ideas, big nation chauvinism.

Dr. Kissinger: We are certainly willing to receive them.

⁴⁵ 出自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1973)。根據 Solomon(1995: 42)，毛澤東這些調侃可能是針對江青而發。

Chairman Mao: We have so many women in our country that don't know how to fight.

Miss Tang: Not necessarily. There are women's detachments.

Chairman Mao: They are only on stage. In reality if there is a fight you would flee very quickly and run into underground shelters.

Chairman Mao: You know, the Chinese have a scheme to har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to send ten million wom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air its interests by increasing its population.

Dr. Kissinger: The Chairman has fixed the idea so much in my mind that I'll certainly use it at my next press conference. (Laughter)

Chairman Mao: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with me. I'm not afraid of anything. Anyway, God has sent me an invitation.

參考文獻

- Abdulaziz, Cabales and Balkandali v. the United Kingdom*, 1985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6fc18.html>) (2015/11/21)
- Adalah v.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2006 (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Israel%20-%20Adalah%20Legal%20Centre%20for%20Arab%20Minority%20Rights%20et.%20al.%20v.%20Minister%20of%20Interior%20et.%20al.,%20Supreme%20Court,%202006%20[Eng]%20(3).pdf) (2015/11/20)
- Aristotle (trans. by B. Jowett). 1885.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579>) (2015/10/9)
- 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 1992 (https://www.knesset.gov.il/laws/special/eng/basic3_eng.htm) (2015/11/20)
- Bauböck, Rain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ies: The Challenge of Integration.” (<https://eif.univie.ac.at/downloads/workingpapers/IWE-Papers/WP17.pdf>) (2015/11/20)
- Beine, Michael, Anna Boucher, Brian Burgoon, Mary Crock, Justin Gest, Michael Hiscox, Patrick McGovern, Hillel Rapoport, Joep Schaper, and Eiko Thielemann. 2015. “Comparing Immigration Policies: An Overview from the IMPALA Database.” (<http://www.michelbeine.be/sitemichel/pdf/IMPALAIMR.pdf>) (2015/11/20)
- Biao v. Denmark*, 2014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41941#{"itemid":\["001-141941"\]}](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41941#{)) (2015/11/21)
- Caglioti, Daniela L. 2011. “Dealing with Enemy Aliens in WWI: Security versus Civil Liberties and Property Rights.” *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 Vol. 3, No. 2, pp. 180-94.
- Citizenship and Entry into Israel (Temporary Provision)*, 2003 (https://www.knesset.gov.il/laws/special/eng/citizenship_law.htm) (2015/11/20)
- Cole, David. 2002. “Enemy Alien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4, No. 5, pp. 953-1004.
-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2007.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rae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67bc5902.html>) CERD/C/ISR/CO/13 (2015/10/30).
-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2012.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ing

-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rael.” CERD/C/ISR/CO/14-16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erd/docs/CERD.C.ISR.CO.14-16.pdf>) (2015/10/30)
-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2008* (<http://burmacampaign.org.uk/media/Constitution-1.pdf>) (2015/11/6)
-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7* (<https://www.law.cornell.edu/constitution>) (2015/11/6)
- Conven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Law, 1930*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b00.html>) (2015/11/6)
- Convention on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Portuguese and Brazilians, 1971.*
- Copenhagen Criteria, 1993* (http://www.europarl.europa.eu/enlargement_new/European_council/pdf/cop_en.pdf) (2015/11/6)
- Document of the Copenhagen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Human Dimension of the CSCE, 1990* (<http://www.osce.org/odihr/elections/14304?download=true>) (2015/11/6)
- Eide, Asbjørn. 1993. “Possible Ways and Means of Facilitating the Peaceful and Constructive Solution of Problems Involving Minorities.” E/CN.4/Sub.2/1993/34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b00f4344.pdf>) (2015/11/6)
- Espinoza, Luicy Pedroza. 2001. “The Differentiated Enfranchisement of Non-citizen Migrants in Portugal: Why Are ‘All Equal, But Som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http://www.jhubc.it/ecpr-porto/virtualpaperroom/061.pdf>) (2015/11/20)
- Estonian Integration Strategy 2008-2013* (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doc1_3700_459328622.pdf) (2015/11/6)
- European Nationality Convention, 1997*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ae6b36618.pdf>) (2015/11/20)
- Expatica. 2008. “Human Rights Watch: Dutch Citizenship Tests Discriminate.” May 16 (http://www.expatica.com/nl/news/features/Human-Rights-Watch-Dutch-citizenship-tests-discriminate_340402.html) (2015/10/29)
- Explanatory Report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5* ([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minorities/1_atglance/PDF_H\(95\)10_FCNM_ExplanReport_en.pdf](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minorities/1_atglance/PDF_H(95)10_FCNM_ExplanReport_en.pdf)) (2015/11/6)
- Feldman, Gregory. 2003. “Stabilizing Estonia: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State Security and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Demokratizatsiya*, Vol. 11, No. 4, pp. 555-71.
- Fitzgerald, David. 2006. “Rethinking Emigrant Citizenship.”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81, No. 1, pp. 90-116.

-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5* ([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minorities/1_atglance/PDF_H\(95\)10_FCNM_ExplanReport_en.pdf](https://www.coe.int/t/dghl/monitoring/minorities/1_atglance/PDF_H(95)10_FCNM_ExplanReport_en.pdf)) (2015/11/6)
- Harty, Siobhan. 2010. "Transforming Citizenship Policy: Ideational and Discursive Processes in Public Policy-ma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cordia University, Montreal June 1-3 (<ftp://host-209-183-10-27.static.dsl.primus.ca/cpsa-acsp/papers-2010/Harty.pdf>) (2015/11/20)
- Howard, Marc Morjé. 2006. "Comparative Citizenship: An Agenda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4, No. 3, pp. 443-55.
- Human Rights Committee. 1994.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23: Article 27 (Rights of Minorities)." CCPR/C/21/Rev.1/Add.5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c0.html>) (2015/11/6)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2015/11/20)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6c0.html>) (2015/11/20)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erd.htm>) (2015/10/28)
- Jacobs, Dirk. 1998. "Discourse, Politics and Policy: The Dutch Parliamentary Debate about Voting Rights for Foreign Reside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2, No. 2, pp. 350-73.
- Järve, Priit. 2000. "Ethnic Democracy and Estonia: Application of Smootha's Model." (http://www.ecmi.de/uploads/tx_lfpubdb/working_paper_7.pdf) (2015/11/22)
- Joppke, Christian. 2008. "Comparative Citizenship: A Restrictive Turn in Europe?" *Law and Ethics of Human Rights*, Vol. 2, No. 1, pp. 128-68.
- Kagan, Michael. 2007. "Destructive Ambiguity: Enemy Nationals and the Legal Enabling of Ethnic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38, No. 2, pp. 263-319.
- Knop, Karen. 2008. "Citizenship,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71, No. 3, pp. 309-41.
- Kuus, Merje. 2002.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Identity Narratives in Estonia: A Quest for Secur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1, pp. 91-108.

- Lapidoth, Ruth, and Ofra Friesel. 2010. "Some Reflections on Israel's Temporary Legislation on Unification of Families." *Israel Law Review*, Vol. 43, pp. 457-67.
- Liechtenstein v. Guatemala, 1955 (Nottebohm Case)*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8/2674.pdf>) (2015/11/21)
- Lind, Maibritt. 2003. "Is the Russo-Phone Minority a Structur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Estonian State?" *Baltic Defence Review*, Vol. 1, No. 9. pp. 34-63.
- Nikfar, Bethany. 2005. "Families Divided: An Analysis of Israel's Citizenship and Entry into Israel Law."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ol. 3, No. 1 (<http://scholarlycommons.law.northwester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6&context=njihr>) (2015/11/20)
- Oppenheim, L. 1948.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1, *Peace*, 7th ed. London: Longmans.
- Orgad, Liav. 2008. "Love and War: Family Migration in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Vol. 23, No. 1, pp. 85-127.
- Pilgram, Lisa. 2011.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Nationality Laws." (<http://eudo-citizenship.eu/docs/Pilgram.pdf>) (2015/11/6)
- Pilgram, Lisa. n.d. "European Convention on Nationality (ECN) 1997 and European Nationality Laws." (<http://eudo-citizenship.eu/docs/policy%20brief%20International%20Law.pdf>) (2015/11/6)
- Salulaid, Jaan. n.d. "Restoration of the Effect of Estonia'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http://vm.ee/en/restoration-effect-estonias-international-treaties>) (2015/11/8)
- Schengen Agreement, 1985*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42000A0922\(01\)&from=EN](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42000A0922(01)&from=EN)) (2015/11/20)
- Shevtsova, Maryna. 2013. "Acquisition of European Union Citizenship through Marriage: Citizenship Polici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Transnational Couples in Germany and Italy." Master thesi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shevtsova_maryna%20\(3\).pdf](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shevtsova_maryna%20(3).pdf)) (2015/11/20)
- Smith, Graham. 1996. "The Ethnic Democracy Thesis and the Citizenship Quest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Vol. 24 No. 2, pp. 199-216.
- Smooha, Sammy. 2008. "Comparative Citizenship: A Restrictive Turn in Europe and a Restrictive Regime in Israel: Response to Joppke." *Law and Ethics of Human Rights*, Vol. 2, No. 1, pp. 1-12.
- Solomon, Richard H. 1995. *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on Behavior, 1967-1984*. Santa

Monica: RAND.

- State Programme: Integration in Estonian Society 2000-2007* (http://www.kul.ee/sites/default/files/sip_summary_2000-2007.pdf) (2015/11/6)
- Thiele, Carmen. 1999. "The Criterion of Citizenship for Minorities: The Example of Estonia." (http://edoc.vifapol.de/opus/volltexte/2009/1885/pdf/working_paper_5.pdf) (2015/11/6)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HCHR). 2010. "Minority Right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Guidance for Implementation."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MinorityRights_en.pdf) (2015/11/6)
-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Minorities, 1992*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eMinoritiesDeclarationen.pdf>) (2015/11/6)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世界人權宣言) (<http://www.ohchr.org/EN/UDHR/Pages/Language.aspx?LangID=chn>) (2015/11/6)
-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1973.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8, China, 1973-1976, Beijing, February 17-18, 197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d12>) (2015/11/12)
- Verdi. Giuseppe. n.d. *Aida* (http://www.murashev.com/opera/Aida_libretto_English_Act_3) (2015/10/12)
- Weil, Patrick. 2001. "Access to Citizenship: A Comparison of Twenty Five Nationality Law," in Alexander Aleinikoff, and Douglas Klusmeyer, eds. *Citizenship Today: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ies*, pp. 17-35.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Wikipedia. 2015a. "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human_migration) (2015/11/6)
- Wikipedia. 2015b. "Human Migr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man_migration) (2015/11/6)
- Wikipedia. 2015c. "Demographics of Esto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Estonia) (2015/11/6)
- Wikipedia. 2015d. "Adalah: The Legal Center for Arab Minority Rights in Isra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alah_%E2%80%93_The_Legal_Center_for_Arab_Minority_Rights_in_Israel) (2015/11/6)
- Wikipedia. 2015e. "Citizenship and Entry into Israel La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ship_and_Entry_into_Israel_Law) (2015/11/6)

org/wiki/Citizenship_and_Entry_into_Israel_Law) (2015/11/6)

施正鋒，2009。《台灣的國家安全——和平研究的途徑》。台北：翰蘆。

施正鋒，2015。《思考台灣外交大戰略》。台北：翰蘆。

『國籍法』（2006）（<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30001>）
（2015/11/20）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2015）（<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10001>）（2015/11/20）。

『反分裂國家法』（2005）（<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5%8F%8D%E5%88%86%E8%A3%82%E5%9C%8B%E5%AE%B6%E6%B3%95.htm>）（2015/11/20）。

The Alien Spouse's Rights to Citizen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We shall start with a brief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on Citizenship Studies and the look into who citizenship is obtained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ho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re relevant here. The rest of this study will be devo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itizenship of Russian-speakers in Estonia, the Citizenship and Entry into Israel (Temporary Provision), and the security concerns for the Chinese spouse's rights to citizen. Finally, we will conclude with a probe into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ve and patriotism.

Keywords: Citizenship Studies, alien spouse, citizenship, national security

